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三

朱震亨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臨海太守汎之後、環則其大父也、震亨生秉殊資、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尙俠氣、不肯出人下、一觸怒卽求直有司、鄉之右族、搖手莫敢犯、旣而聞許謙承紫陽四傳之

學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執贄從事、時年已三十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道。由是心局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粗豪。歸於平粹。如是者數年、歲當賓興、再試再不利、曰得失有命、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寧非仕乎。迺即其家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考朱子家禮損益之、歲時敬祭、不愆於儀、會下包銀之令、州縣承之、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震亨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震亨、臨之以威、曰此非常法、君獨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官頭貴、固當惜、民頭何愛焉、此害將毒子孫、必欲

及民、願倍輸吾輩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鄉有蜀墅
塘、廳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震亨倡民興築、置坊廂、
繫為三寶、時其淺深蓄洩之、震亨壯齡時、以、母、病、脾、
乃、習、醫、徧訪名人、卒得劉守眞之學於羅知悌、遂精
其術、一時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其名、莫不願見、
莫不欲交章薦之、皆力辭、惟民瘼吏弊、必、再、三、歷、額、
告、之、或府縣吏決獄當罪、而情可原者、必、從、容、言、之、
多所全活、震亨為人、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
小輪。日出乃見、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
不事表褐、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而親之、語言

有精魄使人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反覆不厭其學則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爲本其爲文則以理爲宗居室服御敦尙儉樸藜羹糗飯安之若素惟喜聞人之善隨聞即錄用爲世勸晚年識見尤卓其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辟風水凡七種卒年七十八學者稱丹溪先生

論曰婺書列丹溪於方技而義烏志則列理學考之元史則列文學元史裁曰宋潛溪所聞不如所

見故仍載文學而敘其醫法於弟子戴元禮傳中云、

金涓

金涓字德源、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遊、厲志力學、卒爲入室弟子、又嘗學於黃溍與宋濂王褘朱廉輩爲友、講習益精、州縣薦辟、皆力辭、隱居青村、授徒著書、學者稱青村先生、

(明)蘊伯衡

蘊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徽猷閣待制暹八世孫也、

遲、眉山蘇轍長子、來知婺州、遂家焉、代有聞人、伯衡少警敏、書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肆力古文、有名於時、洪武初、名爲國子學錄、陞學正、入史館纂修元史、書成、陞翰林院編修、再以親辭、賜鈔幣遣歸、既而宋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伯衡應詔、至復固辭、上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復起爲處州教授、無何以撰進表牋觸諱、逮置獄、二子恬怡、叩登聞鼓院請代、亦併被刑、天下傷之、初伯衡在朝、作登極表、有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同做萬年之泰運、一時共相

傳誦、又嘗作畏愼箴曰、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馭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君子涖事、若治絲。用愼爲經。若運輻。用愼爲轂。若除蔓。用愼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其見幾防患如此、而卒不免、伯衡在明初、爲文章甚有聲、所著有空同子、以自附於諸子之列、其論文篇曰、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

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羅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溟渤焉。波

濤湧而魚龍遊。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星。辰。夕。
見。而。令。人。喜。何也、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
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
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
空。如寒水。何也、曰紫、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
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驟、也。如羊
腸。如鳥道。何也、曰縈、紆、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
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
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
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

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懸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花葉。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

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空同子二十八篇、合文集、共十五卷、

論曰、藉平仲抱先幾之哲、兢兢畏慎、脫屣榮名、保身之道可謂審矣。卒之禍起意外。父子俱刑。惜哉。

張孟兼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許、亦獵書史、有俊才、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

上擢國子學錄、遷太常丞、孟兼自負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與翰林學士宋濂、皆爲天下所尊信、基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上嘗問今天下文章士、基對翰林學士宋濂第一、臣基次之。又其次則有張孟兼。孟兼既爲基所稱、益自高、濂亦才孟兼、欲薦之、而未有其會、適上欲用越僧證、急欲得其文觀之、而證方遣書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命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也、曰、臣里中子、且言其才、劉基數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途當徐、

徐進乃可耳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司吳印乃鐘山僧也上特擢用之孟堅以其僧慢侮之乃先爲所劾論棄市孟堅脈勁疾惡爲人所惱卒於身死

論曰士不患無才有才而患無器以君之孟堅負才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

吳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師道子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洪武初以薦授翰林院編修嘗輯六經辭義爲兵家言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

詩、五曰兵訓、題曰六經師律。以爲聖人之兵、所以昭文德。威不軌。生人而非殺人。禦亂而非爲亂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法之、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而大公、神武而不殺、豈孫吳之所能測哉、嘗撰千家姓進御、又進精誠錄三卷、先是上訓沉等曰、朕聞古昔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書成上之、乃賜此名、沉以文學膺寵眷、官至東閣大學士、禮遇亞於宋濂、以謹

文太子故宮人譏之、下獄、竟死、時況已歸隱崗之尹
源、械繫至京、太子營救不能免、朝野傷之、

論曰明初金華有魁儒者五人、曰宋景濂、王子充、
胡仲申、蘇平仲、吳淵仲、惟仲申以不仕獲全。子充
殺身成仁。可謂克終、餘則皆死於罪、拔茅彙征、胼
首受戮、羣儒之劫、適丁泰運、千古而下、爲之吁歎、

朱廉傳　藻楊茀

朱廉、字伯淸、義烏人、少力學、淹貫經傳、領其要義、既
遊黃溍之門、遂以文章知名、明太祖定婺州、太守王
宗顯辟爲郡學師、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

尤加禮敬、遂移長鈞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厯、起爲纂修官、史成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乘輿廵幸中都、命廉扈從、駕至滁、廉進詩十章、上覽而喜之、稱爲作詩、曰朕爲汝和、仍賜和詩六首、既而授經楚府、陞長史、以病瞶致仕、廉篤志儒學、探索微義、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要、名曰理學纂言、廉爲人嚴謹縝密、有文集十七卷、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溍門、以文章知名、溍修邑乘、屬王禕朱廉、藻亦與焉、洪武五年、由本縣儒學、召對稱旨、授翰林編修、尋改應奉文字、以監察御

史、秦救按鳳陽獄、敘其道途所見、爲詩若干篇、寓諷諫之意、因召對華蓋殿、進呈、上覽之、大悅、作[illegible][illegible]兩首、賜之、未幾轉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以薦擢河南廉使、所至皆有聲、旋致仕、即所居義門地、號杜門、建杜門書院、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少力於學、早從陳樵遊、復登黃溍之門、文辭典雅、操筆立就、洪武初、聘爲義烏學官、膺薦上京、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藁、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稱鶴巖先生、子瓛、璥、俱能詩、璥嘗補金華賢達傳、

鄭錡　鄭瓘

鄭錡、字威甫、號聽菴、蘭谿人、登成化乙未進士、任靖江令、平易近民、有惠政、丁內艱歸、靖民設像尸祝之、致仕不復出、與章懋同修蘭谿縣志、所著有聽菴稿、子瓘、

鄭瓘、字濕飛、號北園、　治庚戌進士、爲長洲令、瓘遇事英發、持論過激、與府不諧、陞楚雄通判、致仕、所著有道德經陰符經正解、禮儀纂、鳴蛙集、等書、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別號貨湖、義烏人、登嘉靖甲辰進士、

授興化府教授、陞國子助教、從祭酒程文德學、上呂懷、講明理學、轉南京工部主事、著督蕪湖、及蘆洲國稅、釐革宿弊、商旅悅服、陞刑部郎中、遷福建兵巡僉事、時適有倭寇、調遣勦集、民獲寧宇、旋致政歸、築室繡湖濱、督學居公禮聘講學於本邑學宮、與邑令趙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所著有賓湖稿五十卷、權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姜麟　宜入儒學

姜麟、字仁夫、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父璉本姓徐、以其先爲贅壻於姜、遂姓姜氏、璉講學爲文、度越流輩、

登天順庚辰進士、歷官贛州永平二郡守、通敏有政績、嘗大書榜於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已心。麟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四川僉事、定馬湖之亂、不以兵戈、然氣高招謗、爲言官所劾而歸、家居杜門謝事、心胸宏濶、議論高古、以學問文章名一時、居官時、曾奉使貴州特迂道至白砂謁陳獻章。曰、吾閩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其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孟子。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乙科知嘉定、民好用獄、俊教以力穡、至今祀爲稷神、又知趙州、因内臣王政巡歷、阯於折腰、遂致政歸、民攀留不得、立祠祀之、右家襲殄不繼、或撤其几、以易米、處之怡然、日夕考索經傳作書韻會通、若干卷、童氏所居、即香溪故里、明將甲第聯翩、而三章最著、士論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童琥、兼之者、俊也。

童品、字庭式、號愼齋、幼與章懋齊名、成化丙午舉南畿、又十年弘治丙辰、始登第、或勸其減年通籍、曰吾早學而晚達、命也、敢爲欺乎、初授南庫主事、遷武選

員外郎、與楊廉、邵寶、蔡清相友善、兩考、遂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讀書丧明、貧不自振、卒、所著有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華文獻錄、若干卷、

章珫、字廷瑞、號草窓、登弘治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歷官江西按察副使、竣事歸、所著有梅花集句數百首、和梅花百詠、寫懷集、釣臺拾遺等集、梅花集句、至今傳誦、其精者五言、則有如皎月散清影。(元劉修靜)東風迸暗香。(元葉景南)晚香傳遠樹。(元許有壬)春色上寒梢。(元葉景南)野渡冰生岸。(唐皇甫曾)孤村雪擁籬。(宋張澤民)孤標能自保。(元許魯齋)

一壑不妨專○宋劉篁標籠跡還有艷○唐許渾樹老半無枝○宋寇
平仲不知春色早○唐王適已與歲寒謀○唐顧况城曉風高角○
唐李頻山空月滿樓○元黃丹屋此時逢國色○唐白樂天何處避春
愁○宋朱海菴獨有烟霞染○宋梅聖俞不知霜月寒○宋謝靈運〇七言
如晴吐幽香穿別院○宋田元邈數將跡影上雕欄○宋葉景山半
灘流水浸殘月○宋陸放翁一片寒光接素霞○唐張光弼愁生細
雨寒煙外○元倪贊夢遠孤雲落日邊○宋陳項兩○岸○嚴○風○吹○
玉○樹○唐常莊一○溪○春○水○浸○雲○根○唐胡曾素韻只應天上謫○
宋張澤民繁枝凝自月中生○唐李商隱薄○薄○遠○香、來○澗○谷○宋梅聖俞
微微○春○色○染○林○塘○唐陸龜蒙謝客瓔枝方貯眼○唐李頻漢官

嬌額半塗黃。宋王半山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行巳月斜樓上五更鐘。唐李商隱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海粟故人不寄一枝來。宋朱晦翁孤根欲老冰霜國。宋張澤民晚節猶存鐵石心。宋蘇東坡幽香入室有餘韻。唐皇甫冉老樹着花無醜枝。宋梅聖俞明月自來還自去。唐崔魯東風吹落復吹開。宋歐陽永叔

論曰、童庭式文獻錄、草窗梅花集句、予皆寓目、邦英文不概見、既與二公並稱、則其爲博之儒可知也、

章适

章适、字景南、蘭谿人、受學於凌瀚、步趨言語、皆有師

洪與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時世宗
諱言倦勤、羣臣無敢論及儲君者、迺、獨、進、東、宮、講、讀、
疏、雖、忤上旨、而風節愈著、未幾引疾告歸、遂不起、家
無餘儲、蕭然若布衣、所著道峰集、吳門王世貞徐栻
並爲之序、四明楊德周、稱其詩、五言律則有秋聲上
木葉。暝色下樵蘇。荒雲留古嶂。夕照下平蕪。村煙全
傍水、城邑半藏山。過建德 畏餌魚全沒。歸林鳥不鳴。釣臺
孤城傍海月。戍鼓應春潮。風塵留劍氣。山水會琴心。
七言律、如、寒、生、絕、塞、冰、霜、早。秋、老、滄、江、木、葉、飛。雞鳴
旅客催炊黍。月落溪船獨上灘。溪春隔水自相應。野

火穿林時獨明。七言絕如無限相思。瑤草碧。鳳聲渾不到江南松雲滿地石門古。開遍碧桃無限花。溪山好處行人少。盡日空林一草亭。适弟述、字景明、遑字景德、俱能詩、

徐學聚　祖袍　子與參

徐學聚、字敬輿、號石樓、蘭谿人、祖袍、字白谷、舉於鄉、博學高行、從遊常數百人、所著字典考畧六卷、父用光、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清名、學聚名家子、於學多所該博、登萬曆癸未進士、由浮梁知縣、歷官至御史中丞、巡撫八閩、所在皆有政績、其撫閩

時、請以延平李侗。豫章羅從彥。從祀孔子廟庭、得旨下部議、詔令天下郡邑從祀、所著有本朝典彙二百餘卷、子與參、字原性、儲書之多、與胡應麟等、因不戒於火、悒然不怡、仍卒、

論曰、徐氏之學、起於白谷先生、傳世四代、奉爲家寶、原性雖不仕、而風雅之聲益著、吳賜如稱其博聞多識、工書法、善鑒別、所收古書畫、尊彝金石遺文甚衆、或欵署磨滅。皆能別其時代。爲浙河以東好事之尤。以是毀其家、蘭谿令吳雪厓曰、自原性歿、吾登大雲山。觀雲物。皆有異也。其爲時賢思慕

如此、

陸可教

陸可教、字敬承、號葵日、蘭谿人、幼英敏、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登萬曆癸丑進士第二人、授庶吉士、歷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轉北雍、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丁父憂歸卒、天啟改元、賜祭葬、贈禮部尚書、可教登第、文與馮夢禎齊名、至今有瑜亮之目、其在館閣、所著文典贍詳整、爲時所重、分校禮闈者一、典會試者一、典江右鄉試者一、典應天鄉試者一、所著有陸葵日集、

李鶴鳴

李鶴鳴、字九皐、以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差察內八府莊田、嚴覈侵奪、事竣、稱旨、上錄名御屏、轉兵科右給事中、左遷金壇丞、巡撫侯位、特疏薦其力任千鈞之重、才堪八面之敵、特旨復原職、時安南新降、會推朝臣有才望者、往撫諭之、陞大理寺右寺丞、仍兼舊職、以不合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風采甚著、性友愛、蚤孤、受學於伯兄鶴年、旣通籍、祿入無所私、婚嫁、弟姪、同巳子、詩文清妍雋麗、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虞山錢謙益錄其詩於列朝詩中、

胡應麟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自號少室山人、父副使僖、應麟九齡、時從里師學經生業、即不好、獨好爲古文辭、弱冠副使北上、挾與俱、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吳興徐中行、吳郡周公瑕、輩十餘子、先後抵燕、見應麟所業文、咸折節請交、每燕會、應麟年最少、坐末席片語出、皆爽然自失、伏其隸事之精、俄得羸疾、歸卧山中、大司空朱衡過蘭江、蹤迹應麟、應麟匿不見、泊舟待三日而後見之、即以其所作示學使者滕公、曰、天下奇才也、因是兩試皆冠軍、已得薦鄉書、然應麟意不

在一第、所交皆天下賢豪長者、而所心折獨太倉王世貞、歷城李攀龍、新安汪道昆、暨世貞弟世懋、世懋曰、吾於詩畏于鱗已矣。今庶幾得應麟、應麟卧山中凡六載、始上公車、過都下、遇張九一於湖上、大司馬汪道昆、大將軍戚繼光、皆至、而大司馬張佳胤、方撫浙、爲文酒之會、賓客皆一時之傑、然莫不傾心應麟、應麟因介道昆、謁王世貞於太倉、時天下才士、以聲名相標榜、而世貞爲之魁、業詩文者、皆奔走於其門、片語借榮、若韡帶、於是有七子、五子、又五子、末五子之稱、應麟既見世貞、盡出其所爲詩文示之、世貞乃

歎曰、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吾推李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絶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推徐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推高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絶。吾推宗子相。然不能諱其踈。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子矣。列之五子之中。蓋應麟之重、以世貞、而世貞亦自重應麟、應麟既不得於南宮、肆力於學、夫何世貞疾革、應麟急往、世貞曰、吾恐死、待子、屬以較、勘、續集、世貞既歿、應麟乃入白楡社、白楡社者、汪道昆爲首、道昆之稱應麟、則曰、成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

精博而核核而精莫如元瑞夫何道昆發[illegible]確老宿王詩壇大江以南向之趨新安者皆褒揚推頌於婺州翕然宗之無異詞應麟於世俗都無所好顧獨喜藏書築室城隅號二酉山房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類劉氏七畧其所自著亦名四部稿詩八十卷、文四十卷、詩藪十八卷、筆叢四十八卷、行於世他所著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蕞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六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雜聞六卷、

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眞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計三百四十七卷、而詩藪筆叢最爲時所重、

論曰、弇州之稱詩藪、則曰不啻史遷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而元瑞之贊弇州、則孔子後一人而已、譽之所聚、謗亦隨作、曾不數年、鍾伯敬、譚友夏之徒起、盡掃七子之派、而元瑞之學、幾於不振、迨虞山錢受之起而稱詩則又併王李鍾譚而俱摧陷之、詩人相輕

類多如此、至其恚詆少室、為文字輿墓喧過矣、

斯一緒李能茂

斯一緒、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父正、官巴州守、一緒少英敏、為博士弟子、累試不第、即棄舉子業、攻古文辭、婺中學者、皆以理學名家、後進慕之、且不知有魏晉、無論秦漢、一緒獨嘐嘐慕古、乃言曰、今經儒先生、好言意、吾謂有其意、無其辭、何取、又好言六經、夫典謨雅頌彖繫二禮三傳、苟無其文、何傳、自宋以來、儒者之意、廓如也、其文即使孺子操牘、一息萬言矣、夫論辨以稱詩、詩亡矣、通達以考文、文亡矣、是烈於刼

火、何泰坑足云乎、聞者皆愕然、而一緒持此以終岸然勿頗也、其初出徐中行門、爲人倜儻不修邊幅、飲酒無所節、嘗與諸少年僦舍錢塘市中、舍東壁儲蕩口酒數十甕、閉門飲、飲罷、以空甕投舍西幾滿、入門往往以醒而寐、不能竟試、督撫泓陽王公讀其詩、而壯之、爲具賓主禮、曰生將遠遊、吾爲治裝、既而王公奪職、曰吾歸矣、無以爲生計、因移書薊鎮督兵使者張公、使延致一緒、一緒遂入燕、草疏數萬言、欲上之時鄉人爲納言、格不上、一緒出塞、以遊使者客、交歡大帥、諸大帥皆厚禮之、因教之上書言便宜、復爲鄉

納言所格、而遺書張君令善還之、一緒遂歸、客創廡麟所、爲定次嚴樓諸稿、彼此揚扢、甚洽也、而名益藉甚、前後郡邑大夫、鮮不客遇一緒者、一緒自背刺、必門部下布衣、攝敝衣冠、分庭抗禮、無所紬、或得金即付酒家、一夕俱盡、家故累千金、以跅弛故日益落、家人至不能具朝餔、於是走居野寺敗屋中、風雨歲暮猶不歸、人或蹤跡之、不能得、俄遂卒、一緒爲詩文、不自惜、隨手散棄、族孫谷雲和尚拾其遺篇、爲懷白山房稿、其五言律、則有小園偶憩、寄懷李允達、則云、杖策重炎過。尋陰一憩回。窗移隣樹影。砌積隔春苔。池

館局煙榔風流憶酒杯誰令懷舊賦向予獨堪裁塞
下曲、則曰、草別故園綠路經窮戍寒天山從此雪萬
里正漫漫帶甲背難夢閒笳夕未餐裁衣休准舊俠
骨半消殘秋夜則云、風嘘仍歸雨總幽更及寒葉知
逸夜變髮畏入霜看旅夢蛩聲散天涯物候殘誰能
留蕙草不並衆芳蘭七言律藉觀察至嶺右則云、去
矣舊帷共黯然將軍何處問樓船、天窮象部千峰外
地擁羅林七驛前硯草上堂應計口傳書銅柱易經
年無勞更閱河東記鈷鉧潭邊萬象懸秋懷五首其
二則云、秋蘿嬰就把消沙八詠初裁酒半醺紙後使

君能下榻何愁孺子不工文霜凋深樹通山雨鴈渡烟汀破篋雲從倚高樓新物色溪漲雙水映寒肌其四則云塞上風煙落日斜當年一鋏度黃花班生銘石虛懷想終子捐繻誤歲華較獵胡笳驚鳳闕防秋漢騎出龍砂五陵年少從軍樂同首長安七寶車雖七子流派而風骨自存

李能茂字允達東陽人以其爲侍御學道仲子故又稱仲子少負氣從其父至齊魯間見濟南瑯琊詩慨然有千古之志落筆雄健與同郡胡應麟相知善應麟稱之於太倉王世貞世貞亦自推知能茂有儁朗

之曰、數遺之詩、所以屬之者、艮厚、年三十餘、抱痾不起、所著有卑邇亭稿、武林唱和集、友痾山房集、吳之器、楊德周、皆摘錄其詩、五言則有如薜荔封囊草。芙蓉濫劍花。路通秦望北。山斷禹陵西。急峽魚龍鬬深林鸛鶴呼。雨勢滄江動。秋陰大麓長。七言則有如謁帝星辰天北畔。懷人風雪海西頭。秦淮鷁首春煙合。建業驄前暮雨寒。白眼中原無倒屣。青春故國有加餐。諸天風雨開樽斷。列郡樓臺入夜封。絕壁天痕開暗谷。空江月色散輕濤。洲雲鳴雁黃花盡。落日滄江白髮哀。平林夜火漁舟出。極浦秋聲雁陣移。皆雄健

可誦、

論曰、昔者聖人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質彬彬、斯則著述之極則也、懷白山人識世之有意無辭是矣。然自七子之風盛吾癸學者鼓其餘波而浮靡之弊。不免。國初淳樸之意浸息。然觀其一二零篇鑄辭立格。皆有師匠。要非苟作。李仲子筆力雄健。倘假以年。豈易限其所至。長才屈於短算。惜哉。

徐應亨

徐應亨、字伯陽、蘭谿人、以萬曆乙卯舉於鄉、其業詩

精專甚多反古振始之音、好稱說先輩早遊胡應麟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皆言嘉隆諸君子、但知少陵壯語爾、夫有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有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乎有千家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不有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乎。夫詩之氣格者。水鏡也。興象者。花月也、學者澄水瑩鏡。待花月之至可也。今以濁水昏鏡而皇皇焉花月之索。豈有幾乎。故應亨詩、於漢魏以還諸家體擬作殆徧、在本調、什不失二、其七里瀨、次謝靈運曰、杖策臨高臺。落日展遐眺。峻嶺鬱崔嵬。傾壁屹嶄巖、冷冷

山溜鳴。爗爗紛葩曜。凌雲激楚辭。永風符阮嘯。幽。蘋。叩。虛。牝。玄。解。覽。衆。妙。猥嬰好爵情。徒竦攢峯。許洗耳潁川流。投足濮水釣。咄彼羊裘人。千載庶同調。富春渚、曰、倚棹富春渚。遙望青山郭。麗譙俯通波。晴川映縈薄。蒼翠杳芊鬱。金碧相間錯。翔鳥依窈林。潛虬泳幽壑。俛仰懷苦心。逍遙思遠托。高尚諧夙昔。甲棲閴微弱。北渚悵佳期。東山赴宿諾。玄覽有合并。空花欻開落。旣秉齊物觀。焉辨龍與蠖。定山次沈約韻、曰、昨宿赤亭渚。茲晨發定山。洪濤鼓木末。翠巘叠波間。游魚弄藻影。搖曳不成圓。迴潮流活活。觸石水濺濺。坻

平綠如剪。林繁花欲然。佳期遲歲月。雜佩寄蘅荃。還顧梁松子。淹留許九仙。所著有吳越集、十笏齋稿、庚甲篇遊草詩、其司諭增城也、有羅浮集、南海集、俄以親老量移慶元諭、有樂在軒稿、應亨爲人淵雅簡靜、每羣邑庭中、士夫旅立、後進浮薄、一息萬狀、客不能堪、則引避去、應亨處之澹然、久與之交、未嘗見有鄙言贅行、吳之器稱其爲君子人云、

龔士驤

龔士驤。字季良、義烏人。貌偉、善談辨、慷慨有志節、然諾不欺、父一清、卒於嶺右梟督、士驤四歲而孤、母不

急就使學、輒自就塾師讀、十四補博士弟子、能爲古文辭、然性好弄、氣夌其儕偶、見之皆匿避、已而折節讀書、造請諸賢豪長者、不避風雨、又酷不能治生、即𧰼中羸一錢、夜不能寐、旦起即貰酒召客、閉門轟飲、古玩叵羅之屬、恒在予錢家、過當即割胔腴償之、所餘止既脫、而豪不少衰、凡星氣握奇博射、覽形家軒岐諸方技、一見即能習試、而不能洞精、又好治藥物化黃金、不驗則更端試之、士曠以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溧水令、暴卒、年四十三、士曠於文最矜愼、嘗以爲文者、經緯宮商、古有定體、昔平原文賦

於時體製未離、特就體求工耳、自唐以來厥體既乖、千輪覆轍、如序記碑贊銘碣之屬、或出莊左、旁涉史漢、不知史與子、且非同流、巳難共貫、妄師其軌、以屬篇章、何異綴豐貂於狐腋、錯吳縞於齊紈、因作續文賦、以明文章之源、誑近世之陋、人多不能堪、其於詩自謂降格為之、亦有玄勝、不必開唇便足登峯、然不能措意改作、多以句勝、不能以篇、有春興十四首、與之諸所謂首尾溫麗者、其六曰、長途新柳報清明綠滿平蕪海燕輕。花攪旅愁飄宿雨。樹留新葉下初晴。客心暗火遊時熱。草際浮煙犯禁生。容鬢漫憐車迹

遠。年年春色負多情。其七 縹緲遊僊帝子家。畫樓一半倚晴霞。吳潮夜蕩隋宮月。淮水春浮楚國花。但有綺羅驕粉蝶。更無雞犬試丹砂。綵輿日日鳴簫鼓。多少春心隔絳紗。其九 黃鶴樓頭坐夕曛。白蘋堤外急波紋。岳猿夾嶂啼湘雨。江鳥啣花上楚雲。夢澤草痕煙外細。武陵春色洞中分。仙人舊事今寥落。惆悵梅花笛裏聞。其十一 侯門夜啟御溝花。鼓肅嚴城響暮笳。樂部紫衣嬌榭月。天街紅燭影春紗。侏儒有米分臣朔、上客無人識孟嘉。信馬垂鞭羅袖薄。畫樓楊柳正藏鴉。皆雕繪有深永之致、

吳之器

吳之器、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吳襄毅百朋曾孫、祖大纘、字子孝、乙科、父存中、字致之、爲古文詞、皆有聲、存中年三十二卒、之器侍其祖大纘學、年十八、爲諸生、二十七、餼於庠、遂以曾祖門蔭爲官生、家有抱甕園、藏書十餘楹、之器坐臥其間、流覽誦記、盥櫛俱廢、如是十年、遂爲　儒、與斯一緒、龔士驤、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爲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至於史學、自謂有得於班氏之微、太倉知紀傳之分、不甚知其合、紀以孟堅之法、合者半、離者亦半、

之器雖與一緒諸子爲伍、然論其所學、諸子恐不能望其項背。之器爲八詠社時、郡司李吳蕺齋、博雅君子也、與之器有成共登玄暢樓、歎曰壯哉郡也。此隱侯之所留連。孝標之所棲遁也。是中有人。逃而志之。非兩君子乎。有成謝不敏、之器獨慷慨談史事甚悉、蕺齋曰、國家方全盛。蘭臺石室之所傳。山崖屋壁之所秘。搜而簡之。宜有完書。子又何辭焉。於是取婺哲隸以史法、作婺書、崇禎壬午、試南闈、與鄉薦之器爲人介然特立、一家居布袍蔬食、內外肅雍、而志量恢思理淵湛、杜門著書、當世賢豪長者、多樂與交、又請

知當世治亂得失之故。因挾策遊兩京。慨然有匡世志。在公卿間數陳軍國大計。言徃徃多中。當路交推之。或有惡而泥之者。之器乃歎曰。管幼安、鄭康成何人哉。吾何爲於此。因賦詩曰。岩岩泰山桐。製爲漆鳴琴。徽以闐河玉。絃以朱絲繩。清夜閒撫之。殊音肅泠泠。一終舞雲鶴。再變貫秋旻。鍾曠久已徃。此曲誰爲聽。遂歸在家著書。不復出。所著婺書之外。曰婺書別錄、明月齋爲詩經春秋測、史推古今句圖雜錄、官方官鍾、秋熜雜抄、物記禮蕞閣鑑、香草編、露香釆香雜題、後展譜、石困八鈔、藝苑指歸四種、古今詩係六十

四家古詩、廣雅、樂府、翼南唐詩、細塡辭家錄、明月齋後刻稿曰秋聲、離賫、僑服、登蘋、絺雲、大樽、溪南、經鉏、尊拙、聽雪、白醉、古今官意、閨意、春閒、三賦、

章有成

章有成、字無逸、章文懿公懋曾孫、爲人豐頤美髯、又稱髯翁、幼孤事母、以孝聞、既爲諸生、才贍學博、有聲於時、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爲八詠樓詩社、蘭谿令吳國琦、以才子領縣、嚴峻、門無雜賓、獨與有成爲忘形交、既去、貽之書曰、僕於蘭谿、都無所戀、惟一片澄江、數峯煙色、及足下輿賜、如數兄弟、極不忘耳、明季

兵亂、以有成華胄、縛而索金、鞭撲極楚、有成紿至藏金處、脫身投井、其子瑗、載而出其首、得活、而瑗死井、故有亭、因號義井亭、明亡、絕意進取、所居有上客軒、與同邑趙淳、吳鼐、范開文、稱子愚公、為詩酒社、其別墅曰谿堂、濟有岩突起、名小赤壁、每風日佳娛、則邀數子、攜樽泛舟、其詩曰、無雨半春堪載酒。有山一畝即為家。有成雖孤落、詩文聲氣、遠播江表、如閩中曹石倉、蘭陵孫承公、錢塘熊雪堂、連契尤深、詩文郵寄、往來不絕、郡司李張公、屏騶從造廬請謁、望門下車、劇談盡歡而去、凡官於婺者、莫不欽慕有成、有成之

無所干、故人益重之、既喪偶、有侍兒在側、即遣去、獨鰥居之樂、嘗有詩曰、人今難問、舊衣敝不求新。又曰花移難借影。琴在可無絃。性善飲、不喜肥濃、帶血、胾核小酌、陶然自樂、豪家饗客、以得招致爲榮、或移席就之、性所不宜、即落落無歡、嘗有詩曰、貧藉更增隣合慢。嬾嵇自怪友生稀、柴桑麯蘗非眞好。多事移樹到白衣。書法鍾太傅、頗厭求索、嘗有詩曰、君才貞國寶、臣法匪奴書、詩法太倉君歷城、而頗歸眞淡、生平最推稱胡少室、時二酉山房、已歸他姓、有成過之、愀然不樂、嘗有詩曰、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辭章

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蟬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好獎勵後進、或以文就正、必多方誘掖之、國初文獻凋零、有成與烏傷吳之器、皆先朝遺老、搜亡補缺、使先賢編帙、幸而僅存、皆賴其力、卒年八十餘、

程明試

程明試、字式言、永康人、京兆尹正誼第四子、少英敏既入泮、遂入北雍、所交皆天下名士、既而歸養於家、搆七松書樓、定省之暇、閉戶讀書、凡經史諸子、稗官野乘、百家九流之書、無不周覽、毎嘆諸家藁書、如御

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藝文、多所與聞、欲爲考訂作、博古事、游約數千卷、未成而卒、時方三十有二、遺篋所存、僅得程子楞言、七松吟稿、海運議數帖而已、深明儒釋合一之理、著有心經出古、并松膠頌古等書、頌古者、採唐宋以來大臣巨儒、如富鄭公、趙清獻、陳瑩中、潘默成諸公、與大僧勘辨機鋒、而作爲歌頌者也、楞言蓋未成之書、倘天假之年、得究其學、何遜於考索淵海哉、明試生三子、後嗣甚繁、今嗣玉嗣音、及部郎敬一、皆其後人也

李鳳雛

國朝李鳳雛字紫翔世居東陽、高祖學道、明隆慶間爲御史、事詳名臣傳、父振聲、號石艇子、工詩爲勝朝遺民、著有石艇子詩集、鳳雛詩得之家學、弱冠即工、太倉相王公掞、爲浙江學使、鳳雛作梅花詩十章上之、王公以才士目之、貢入太學、國子師試瀛洲觀荷詩、拔萃、名大噪、傾動公卿間、都下才士林立、少足當其意、故交雖廣而不終、再應舉不中、乃歸至蕪、與尤公侗、彭公定求、唱和、後乃執贄蕭山毛西河先生之門、年五十、以教習謁選、得曲江令、一年仍以强項落職、發五仙驛爲徒、鳳雛因、自、號、仙、驛、狂、奴、自此而鳳

雛名益振、名章疊出、照聯珠江郛城間、卓然負儁、以父喪釋歸、而東陽令門應璜方蒞任、見其詩、大悅、待之師友間、亟問亟饋、鼎肉忽不悅於卒也、彼此相詰、繫獄三年、得釋、性不安貧、頻歲入都、卒於京邸、年七十矣、方行、卜之乩、降者爲唐李白、詢之答曰、我即是爾、奚問我爲、鳳雛遜謝、乩云、我是唐朝舊供奉。擬翻新曲付梨園。非子詩乎、鳳雛曰慚愧、因復以長短句示之、其結語云、直待九九春殘、東門雞狗、西麟悲野、鳳雛愕然、竊意九九當得八十一歲、遂上都竟卒、時在甲辰四月、初旬越數載其孫詔生赴都扶柩歸

云鳳雛美鬚髯有風儀爲詩文喜自矜詡倨傲任意思不防患故所至輒窮其詩流布天下見之者莫不心折其才固卓然成其爲梧岡也所著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梧岡詩集叩心集若干卷隨筆一卷古文及詩餘未刻晚年書法尤佳西河先生序梧岡集畧曰有典有則一矩於雅鏗然鐘呂之音而尤長於五七言古詩老閱人多矣讀之如擷芳蘭於榛林摭珠光於蚌滓其自序叩心集有曰記云溫柔敦厚詩教也予觀三百篇中刺譏則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傷讒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諸如此類甚多何嘗不怒

日裂眦、言之痛切、予之爲此、未嘗非詩人之旨也、其大意亦可知矣、大抵梧岡詩、氣雄詞麗、至於長篇、數十韻隨口傾吐。飛珠洒玉。而以大氣斡旋見之無不傾倒。詩止於六十、六十以後作、與古文皆散失、

論曰、八詠詩社。惟章無逸先生篤厚長者。斯及龔吳。皆負才矜高。騷賦紀事之文。則吳爲最。宋文憲後。婺才鮮儷。近體詩則不如李梧岡而近七言尤勝。氣高詞華。擲地作金石聲。而不足於溫厚。觀西河先生弁言。自序可見矣。春秋紀傳。經當代鉅公許髙。無待予贅。四六近體。及尺牘散文皆工。惜

其稿失於京邸。可慨也。

附錄

予閱石癡詩集。詳序歷履。而繫其詩於後。作詩話一篇。梧岡歸自粵、見之、拜稽首曰、極感、先君郎此可傳矣、乃錄其畧、有曰。名。高。則。謗。生。遇。阨。則。譏。至。議。論。一。中。人。眞。率。失。其。恃。有曰、朱鐫元祐碑。漢興司隸獄。浩浩天地間。白日沉西陸。有曰。文章泄元化。富貴焉能及。我食僅一蔬。我衣僅一褐。但學陶與孟。饑寒復何戚。有曰。壯懷千里志。老作四壁家。落日掩柴門。收淚對黃花。有曰。出無濟世謀。入無資身策。我歌不足歔。

我哭不足戚、悠悠天地間雖然無損益、有曰、登山采
蕨薇臨川拾蕎杜落日漢諸陵秋風動禾黍有曰、易
制下行淚雁降一片心有曰、食梅知酸牙茹茶知苦
口無家逐斷蓬有地餘衰柳有曰白露下庭除籬菊
忽已華、眞彼窮巷憂懷此秋色佳有曰、葉若不礙獨
賞心誰與同靜然天地理取用固不窮有曰、海懷從
溟渤山想陟崑崙有曰、登山驅白鹿入海駕青虬先
生年七十、歲爲自輓詩、至八十餘、合爲一帖、曰萬里
吟、

葉自合字永和蘭谿人少讀書不治舉子業以師友爲骨肉。以詩文爲性命。以麴蘖爲佐輔。以山川風月爲貲產。從鄉先輩章有成學詩。有成所居曰谿堂時或風雨號窻撚鬚覓句自合常在左右自合家雖貧。時時營杖頭。不以資妻帑升斗。提壺挈鮮。以趨其師之急。有成歿自合不忘淵源所自。或遇其師誕忌。賷隻雞樽酒。奠於墓間。咨嗟涕洟。若默見其聲於盃爵間。自合聾。善飲。蘭谿令殷延弼。年少雄於詩酒。延自合與武林人季煜爲上客。每聽政暇。即邀與暢飲聯吟。而尤敬自合。爲買田數畝於楊青里。以給饘粥。自

介與殷令酧和詩最多何無一首虛讚比失官冬終
山臨水見故所與觴詠處欲欷而言殷侯自介在蘭
谿口不談人過村翁里老見其幅巾藤杖逍遙往過
輒欣然置款臘月家君餽米送炭者相繼不絕自合
工書凡篋中先賢遺集莫不抄錄予募刻東萊集及
徵獻畧多資之自言古人抄書之多無過莊蓼堂予
可不遜因自號蓼菴其爲詩數十韻頃刻立就嵗爲
一編臨殁囑其子寄予予何能傳其詩哉因錄數首
附諸文學之後如戴以經書樓陡絕蒼樹數畝君築
香與卉遶階除蕙分楚畹蘭枝秀菊傲南村百品餘

掃席延賓重設醴曲樓施架但藏書霜宵雨夜青燈
閑聽得清吟徹太虛其二蘭陰蒼翠隔湘簾木遠窓
虛碧浪涵夜月銜高停泛舫春波風送輕帆溪容
似綺霞沉浦曉色如螺雨過巖駘蕩晴光無限思飛
花香陣鳥爭喞送王鶴潭歸東陽、哀鴻鳴霜晨衝風
度南樓况值歲云暮客子方倦遊江郭融旭霽行將
理歸舟携節急送之吹而風颼颼老人重離念何以
中綢繆江店酒可酤聊欲挽少留含盃悵夕曛俯瞰
長江流江流歸大壑客子反故鄉愧乏綸竽私長抱
此窮愁願言懷好音頂書寄崔鄰皆、高、雅、有、古、意

論曰文學傳錄詩蓋發書之例云竊思吾發如蘭谿杜氏五高于石義烏劉應龜非零篇賸語散見他書後人欲求其隻字不可得此予錄詩意也夫詩在天地如山花野草所以點綴春光不然則兩間無色詩各有長譬一草一木各有臭味不必拘於一律也

徵獻續纂

除祝子堅外皆予素交書成例難收入畧舉其概可不在多倘得如陳元龍品題數語奚過大篇矣

周殷士、如方珪圓璧。人倫師表。交遊風義。古道照顏。諱敏求、虞貢趙雲參、蘊真抱素。含英咀華。諱鈐、虞生、所著有石皮堂詩古文集唐翼修、偏贊耆宿。履蹈端方。胸懷開廣。門標戶列。著述不倦。諱彪、兩任訓導、所著有身易、父師教學悠人生必讀書、盛行於世吳以敬、在狂狷之間。傾貲市義。陋巷安貧。卓立千仞。峯頭可與。呂。雲。君。把。臂。同。行。諱尚修、丁巳舉人、晚爲教諭旋卒。祝子堅、好談經濟。祖。升。規。商。黜浮崇質。濟時碩畫。可見施行。諱石、虞生所著有希燕說、以上皆蘭谿人、徐完石、品行文章。皆堪師表。身、爲、廣、文。口、不、言、利。筋、力、未、衰。拂、衣、高、蹈。諱琮、戊午科舉人、蕭山學教諭毛西河先生亟稱之、所著有詩集、程嗣音、學博才贍。老好著述。自命不

析。諸雙切、廪貢生、有時文、詩古文集、又有戰國策註、皆有刻、應舒悊、恥受呵斥。桑

筆不試、醉德、清才在隱、彌彰、弟子、歸心、閫像、瞻、肅。錦郁、廪生、所著有四書徵古。以上皆永康人

徐伯德、品行端方、胸懷慨抗。

塵獨上、齋心茹素、年登九十。諸尧書、廪貢生、吳毅公、天懷曠

逸強記、博聞介不累物、和不刓方。譚從幹、歲貢生、卷獎誘後學至老不

倦李傲定、少而盡孝。生不知家中有米鹽事。隨意揮

灑、至於食貧、彈琴自娛、其學與紫陽近、至其人品無

論異同、莫不心服。諸方獻、諸生、所著有四書毛詩說盧秋生、中宮好

施、合族均霑、舟梁道路、創新補舊、日久不倦。予詩曰、

臘天舉火念貧寒、風雨號窗愁旅客。諸士桂、太學生、以上皆東陽人

方冠山、樸貌古心。閉門學道。其遠祖巘南集散失。千里尋訪。如孝子尋母。四明鄭南溪、亟其為人、為訪諸武林舊公子家得之冠山編錄所著有浦陽儒學淵源錄、餘不一種。鄭一上、有義門遺風。承父遺命。捐上腴有畝入學。資諸生秋試。不愧孝廉方正。諸生傳但元、其其膺部、其父得入西學、遂撫以其越省大枚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政績傳

張敦

（漢）張敦、字伯仁、烏傷人、今屬浦江、漢時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掠爲患、敦平之、遷重泉令、民悅其化、拜車騎大將軍、

陳修

（梁）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常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護喪歸葬、

韓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爲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爲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嘗遇盜於途、抄掠俱盡、行數里、見車下遺絹數縑、盜物也、追還之、盜感歎、悉還所掠、晏歷官不知何代舊志載三國吳人

蔣邵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擢

虎部郎、武蒙其忠、轉交州刺史、

傅棨

傅棨、字仲庸、浦江人、爲宜城令、無爲而治、謳歌載路、遷鄂州刺史、蔣傳、洪遵列之漢、宋景濂云、洪州漢名章郡、而撫係焉、鄂名江夏郡、無稱洪撫鄂三州名、及隋平陳、乃始制之

劉滂

（宋）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浦江梅執禮、同遊學、士多下之、號東陽西劉、登大觀己丑進士、知新昌縣、俗皆闘、令到、輒痛去、滂臨以誠、未幾稱治、旁邑訟不決、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喜

故人有孫、除勅令所刪定官、將托以腹心、會常璦題詩屏間、京疑其訕己、屬滂蹤迹之、且遷官、滂曰、此事胡為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裁以法、兵或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繫、兵遂為變、滂及母妻皆死焉、滂好學善文、與人交、終始如一、有急則傾財赴之、右宦嫉惡如讎。毅然不可奪。以及於難、朝廷既誅首亂、用御史言、贈朝請大夫、

論曰、德森托契權臣獲蒙私顧遑而不緇。可謂鐵中錚錚。執法遇害。惜哉。

樓炤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間進士、歷官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炤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缺少。議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不能損所素有、又安可置所

本無紹興二年、仍朱勝非爲侍講、罷給事胡安國、焴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論。皆落職、七年、焴官起居郎、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宜令侍從官各舉資序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九年、焴爲給事中、兼值學士院、和議降詔肆赦文、出焴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焴奏京城統制、吳革死於范瓊、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在長安、令李世輔、自夏欲歸朝、焴以書招之、世輔乃以二千人赴行在、賜名顯忠、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命給假迎侍、

仍賜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仍爲李文會詹大方刻罷、與祠卒、賜諡襄靖、

論曰、襄靖論遷都。則除附汪黃。成和議。則顯贊秦檜。儒者所不齒。鄉評所羞稱也。然賊過之後。易於張弓。宋室中覆。無論高光之業。即欲繼武晉元。保守江南。傳世數葉。亦必有知治體者。經營其閒。不然柄國無人。雖或建國。金鼓一震。便同瓦解。如襄靖者。力足宣勞。豈可輕非哉。

范浚

范溶字茂寬蘭谿人、賢良浚之兄、以祖任官司理士曹歷知歷陽武康、權通判饒州、溶練習吏事、決獄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稱平恕、在瀘淵曰、有毆婦人傷甚、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瘁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驗之、實正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於郡、追易前板、民以爲利、在饒、值旱徧走郡祠、禱雨、得疾而卒、

徐良能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勤勸課、前令以土產供餽遺、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以舊例告、良能曰、此贓也、無汚我、及爲安吉、遇水災、除賦賑饑、民乃繪像、祀於學宮、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衆爭致贐、一無所受、待次於家、鬻產給食、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封蘭谿縣開國男、除龍圖閣待制、以終、良能爲御史、凡所開陳、皆當上意、獨張說以戚里簽書樞密院事、衆皆切諫、良能獨無所陳、陳同甫以書譏之、而治安吉

時、民爲漁樵耕讀之謠、至今傳誦、漁者曰、市價魚平酒亦平。賣魚買酒快予情。扣舷笑指一溪水。若比官清官更清。樵者曰、清曉挑烟上翠微。一肩薪擔趁晴歸。公庭不到私無事。靜掩柴門結草衣。耕者曰、濛濛春雨一犁深。一塊膏腴一塊金。喚婦呼兒荷鋤去。日來官長又親臨。織者曰、北舍西家巧鬬機。阿姑嬌姐共裁衣。勤勞經緯官無調。保障吾民信不私。

論曰、今之守令。居官不問政聲。去任各有治譜。務襮之謠。盈編累軸。曾不數年。灰燼一盡。珉玉相雜。入而見其。漁樵等作。今門大有要以歲久不泯爲

貫○

喬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徽州歙縣、有大逵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築堤鑿渠、遂免水患、因號喬公衕、嗣守潮陽、宰相薦士十九人、以夢符爲首、改六院差遣、尋遷大理正、奉旨訊郭倬獄於宿州、獄平、除監察御史、尋卒、著西峴類稿十卷、子幼聞、紹定進士、官宗正丞、孫侶孫、官朝議大夫、微孫、官至承直郎、

石篪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師事呂祖謙、登紹熙進士第、始爲奉化尉、饑民將爲變、範賑之、不誅一人而定、海寇爲害、設計捕殺之、繼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諸民、民患之、範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攝州事、峒獠竊發、袁當其衝、範閱民兵、廣儲蓄、修守備、威聲甚震、獠不敢近、官至南外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當耳、何以僥倖爲、士論多之、弟籌、亦能文、登進士、官吉州司理、

論曰、士而不學。學而無師。猶種樹無根。思爲棟梁。

以資世用難矣。吾婺先賢盛於南宋。其文章政事卓然有聞於後者。皆東萊弟子。不然則學於同甫悅齋者也。

潘畤

潘畤、字無悔、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兼知廣州、以終、其權知郡州日、朱熹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學問持身。以文雅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諭之以理。事至敏於决遣。囹圄屢空。徭寇犯邊、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爲大賢所稱如此、畤

祖某、登大觀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光祿寺大卿、直秘閣、鄉里皆稱其賢、父慈明、登紹興進士、官至秘書丞、荆湖南路轉運使其知江州時嘗建周濂溪先生祠、朱子爲作記、鄉人徐畸、稱其文章議論卓然可紀。吳師道亦稱爲鄉之名士。一時祖孫父子、舉進士、登仕籍者、將二十人、

論曰、吾婺諸大姓。非以厚德起家。則以詩書開族。若使畜積不厚。譬之朝霜見日即消。福澤之來可幸致哉。

樓大年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學於徐僑、登嘉定進士、歷官中外、曾監行在會子庫、同官皆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跡、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議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引去、上之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爲立生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廸、以大年廉愼、命錄一道繫囚、大年隨輕重而疏裁之、抱成案就廸、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

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産、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官、歷二十年、不解、廼曰、非清、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歷官朝奉郎、年七十、卒於任、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在官洞察民隱。脱理有未安。必反覆沉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雖歷以權貴之勢。不爲之屈。無愧古循吏云。

論曰、予自少至老。見鄉邑富人爭財者。一訟則動經數年。官以所入多寡。分左右之袒。直至財盡之日。方爲息訟之年。未見據法裁決。如樓公者。彼前

二十年不決之有司殆謬於之爲政者乎。

許子良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幼誦書、通經史、精文辭、尤長科舉之學、拙闈敓鑰、得言外意、試詩賦、魁江東漕司、嘉熙間、登進士第、年五十餘矣、歷任皆以廉能稱、嘗知晉陵縣、前令不良、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吏竄匿殆盡、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繇、條緒燦然、再知都昌縣、初至、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通判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稱旨、有旨、俾閱滯獄八千餘

子良爲繙案、一一讞之、凡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由朝奉郎、轉朝散郎、知台州、時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皆謝、去於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得、即決遣之、吏袖手、其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白毎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毆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隱其計、即委印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開閫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事有難處、他人不能質筭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眞

甲、卒於潮州、年七十五、子良儼然如鶴風摧孤鶩。性清介不偶。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不避斧鉞。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樂軟媚。皆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爽坦。毫無留滯。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懇懇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部昌日。方岳來為郡。面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為抗辨。無所屈。岳初怒甚。已而察其忠亮。反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膴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饑則煮餅而已。黃夢炎云、子良為人。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

里云蒼苔勁凝。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于艮爲第一。吳子艮云。鏡明而衡平。于艮以之無愧於淸白吏王萬者也。一時推重如此。

論曰。予作許子艮傳。皆取宋潛溪原文。而節縮之。宋氏以爲子艮從似道辟。爲白璧蒼蠅之玷。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解。予曰不然。似道出鎮之年。卽宋宗將傾之日。同舟遇風。當竭力求濟。豈可以操舟之不善。委之去哉。金華志竟削子艮迂矣。

黃夔炎

黃夔炎、字子賜、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風

節著閩、當秦檜柄國、和議既成、士大夫皆歌詠太平中興之美、中輔不平、作題太平樓詞、譏切之、爲時所傳誦、詞曰、瀝血爲詞、拔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白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 休休休、眞可慮、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坐老貔貅、憑誰問、籌邊未建、先建太平樓、夢炎博學能文、入荆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冤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錮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

府、摶節浮蠹、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臧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題所居曰桂隱、有詩文十卷、

趙大訥

（元）趙大訥、字敬叔、蘭江人、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子、嘯聚應謀攻城、大訥設柵禦之、盜乃去、轉龍溪尹、俗尚鬼、作石屋奉紫衣神、照民戶賦牲犬以祭、因爲利、大訥投神江中、移其石、修

孔了廟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賕出、大訥、抱案詣府、以爭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僞爲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盡得其奸狀、釋平民、而抵吏罪、徙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殺湍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動、鵲湖羅陂、皆羣盜藪、每爲過客患、大訥以計翦其渠魁、餘皆奔散、時鄉飲酒禮久廢、大訥首講行之、觀者

悅服、在官二年、告老、大訥性剛直、不畏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隷卒無敢出鄉、侜猾元豪、相戒遠遁、數平反寃獄、民爲立祠、時或行鄉、父老携子弟聚觀、曰此吾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論曰、治官有四美。曰嚴明淸勤。不嚴。則奸猾得志矣。不明則柔懦受寃矣。而必以淸爲本。以勤爲用。不然。包苴夜入。則自黑倒置矣。興居不時。則百務叢脞矣。大訥在縣。歷任有聲。豈非得此四美哉。

蘇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遲之孫、遲、蘇轍子、爲金華守、子孫家

焉、友龍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爲府吏、入閩海爲差奏、汀寇至臨漳、長吏欲籍民爲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籍之必擾、吏曰、計將安出、友龍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以擊賊、獲其魁賊乃卻、轉江浙行省書吏、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參政樊執敬坐堂上、誓必死、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資盜。曷若募民使戰。執敬不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椽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計首受錢、民持刀爭奮、獻馘盈庭、未幾辦章兵

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潚考授蕭山丞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行無虛日誅索棼錯少不愜則恣侵掠友龍儲峙旣充有犯者擒置於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發常平倉以賑饑者僚屬難之友龍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受之民賴以生者數萬計未幾歷行省都事叅政石末宜孫分省處州其宜孫賢而工詩與劉基俱友龍勸其禮賢士輯流亡招徠群盜衆心翕然已而宜孫死難請友龍與其弟處州破宜孫死難請友龍與
而明師至浙東皆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閩抗命坐徙滁陽遇赦還卒於家

論曰。文能識過人。遇事能斷。洞中機宜。大才小試。未罄所藏。惜哉。

劉辰

（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明太祖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餙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洪武間、以監察御史、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勢。爲出入。公

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水練湖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宋名臣宗澤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田據於民辰爲封樹而復其田永樂元年命修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記者歷歷言之。聽者如日睹其事。考之記注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參政雨潦江溢饑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安而贛諸府荒田積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命辰悉疏請蠲其額

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十八、疾作、給驛還家、卒於毘陵驛舍、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著金華名賢傳、

論曰、鄭濟逸云。予嘗過鎭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夫待論於後世。不如當時之言。推美於同鄉。不如治下之口。如劉公者。洵古良吏矣。

吳履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少受學於聞人夢吉、俊邁有濟世才、通諸史、爲文願學司馬遷班固、好書工行草、明祖定江南、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

民以丞儒者易之、德甚自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甚乃更以寬撫之、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家怨、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瓊輝至家笞之、幾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齧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甚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款語勸之、且示以禍福、瓊意稍解、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兩家皆感激、曰吳公活我、皆願有所獻、却止之、縣令周以忠初至、召民轉輸至郡、將至鄉皆之、一民不受役、令笞

之民大譁擁楚、令甚怒、吏卒思株連以嘗刑、以語動令。獲六七人下獄、方生捕不已、民大駭、德基搥獄門、趨出之、令怒曰、民辱我、丞乃釋之、何意、德基曰、犯、什、者、一、夫、耳、鄉人、何、罪、且法天子設。豈爲君釋怒乎。令慚乃已、在南康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民乃作亂、大師討平之、死者過半、民泣曰、使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隣古三苗、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素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討餘寇、檄旁縣兵且集、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激之恐生變。願以

計致之。侯曰令之言是、吾待子而後決事、德、基、乃、屏、吏、卒、步、入、山、中、誘、俊、原、出、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越三歲、入剿、擢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欲按籍徵償、諸縣皆勸民買驢、德基獨否、守怒曰、濰不償驢何也。德基曰、民實不匿驢。愚可徵償。國家新造。富極海內。爲吏宜宣布德澤。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諸縣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曰、牛羊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已而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多道死民皆破家、而濰獨完、守令役千人、部送隣縣牛、

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使人代之。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君瀧二年、會改瀧爲縣、名還、民如失父母、德基爲吏不立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直之而已、不忍置民於獄、故所至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德基爲政、固世俗能吏所竊笑、然誠心愛民。如保其身。衆安其政。去則思之。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

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秉性清介持名節、鄉里咸推重之、

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草屨行泥塗中、遷趙州吏目、州有建祭廟、廟有青蛇、凡入人家、必有禍、巫因以禳祓營利、伯衡入廟、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廉耻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陝西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改廣東參議、卒於官、金華杜相為作傳、稱為清修直諒之士、

邵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

歷江西福建按察司使、陞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時官劇思京職多曠、欲舉察之、思得清忠不阿之人、而難其選、特任顧佐於北、故特有此命、玘居家行孝行、在官以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削姦、發黜貪庸能、舉其職、與顧佐齊名、一統志明史稿俱稱其爲人、

李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爲祭酒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辨交趾俘囚三十餘人、釋之、出巡淮甸、累劾大臣中貴所爲不法、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汰去貪

墨吏、雖親故不少容、按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權貴狢馬、叙詰責權貴、止之、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叙陳其害、悉報罷、上嘗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幾人。佐首以叙對。歲周、將代、叙獨、保、留、淮、上、三、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會八百車里二番、讐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推叙、乃左遷行人、奉吉往諭、皆納欵上喜、令復前官、權要復誣譖之、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居林下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菴集、南征紀行錄、

陳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按南畿、劾贓吏、革宿弊、郡邑肅然、陞應天府尹、以嚴峻繩下、吏有犯贓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爲也。後卒於官、俊官京尹、不爲卑矣、在臺能振風紀、府志有傳、且載其槩、其時之鄉評可知矣、東陽新志、不爲立傳、

盧睿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睿性剛執、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練兵訓士、甚著聲績、正統間、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羌部進貢千餘、至大同、日費羊三百餘、俱賦邊民、睿奏於每歲糧折銀買辦、民甚

德之鎮守太監郭敬怙勢亂法、睿抑之、遂誣以擅減供給、上親訊之、睿自陳得直特陞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邊務、法令嚴明、上下畏服、尋引年歸、

論曰、民命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御史者、所以舉劾監司。而隱操黜陟者也。御史不舉劾。監司得容其不肖。以守令爲庇庸。民欲治可得乎。明之初年。吾東在臺諫者。皆著風采。亦可以觀氣運矣。

何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以人材授知平涼府、居官清慎、親老乞歸、忤旨、左遷廉州判官、亦以廉謹

孫、仍乞歸、永樂初、復起知平涼、民皆相慶、如孤兒之再得父母、會主者較倉儲、虧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人。士英居首。陞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民苦督課、部差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驢賠納不支、士英一一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尚書蹇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涖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士英在淮、因寺僧浚井、得蘭亭石刻以歸。識者擬之定武本。子孫相傳爲寶、

論曰、送行頌德、多諛少實、至其眞者。不遇其人。則詩人必不肯道。有可道之人。而不遇詩人。又不能道。何運使得二語。寫眞。遂使千古傳頌。然非運使眞廉。又何能發此詞哉。

龔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義烏人、龔泰子、泰死靖難時、方四歲、母傅氏育而教之、永樂庚子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歷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凉、時北邊告警、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爲佐軍、從討破之、再詔驥南討麓川緬甸、乃征苗蠻孟養等處、永吉從出師、皆有勳績、遷歷大

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永吉居官淸介愼密、謀慮深遠、屢從征伐、囊無所畜、宣廟製秋水圖賜之。官大理時、休寧土豪孫志靖、謀殺項士和、而奪其妻、當事受賕、經十餘年不決、都御史押送詳審、永吉疑之、晚過太平堤、忽隻鷺來止輿下。揮之不去。永吉曰、爾苟有冤。可隨我至門。及門而鷺不見。永吉曰、此非士和之冤耶。蓋義烏呼鷺爲和云、次日閱卷、遂駁回差御史勘實、卒正其罪、成化改元、上疏乞休歸、年七十三、卒、賜祭葬如例、

論曰、龔氏自忠愍以後、累葉朱紫。文章政事。赫燁

一鄉。與明代相終始。難矣。

謝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由貢監任四川敍州府推官、撿覈清潔、治獄明允、弘治戊申、蜀大歉奉勅賑饑、兼理瀘州等處、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來安集、民大感悅、撫按交薦於朝、命甫下而卒於官、士民哭泣、如失父母、旅櫬東歸、惟救荒誓。郡金圖。勸民詩。籠雞說。數篋而已。所著有石樓山稿、愷卒、後浙江提學僉事陳輔、敍州人、行文府縣、稱愷爲推官時、一廉如水、其介如石、文章足以經世。政事足以及物。士蒙其教。民被

其澤。一日盡廢自姓乘法至今有家祀以報恩者、遂咨詳部、入鄉賢議諡清惠，仍建旌異坊於當道、今在義烏廿三里街、

論曰、居官者瘠民以肥子孫。民則瘠矣、子孫未必肥也。甚且求瘠不得。明時謝公同鄉有官御史者。滿載而歸。相傳其子與他公子爭妓。擲金於江。以賭勝。不一代而田宅盡歸他人。謝公介介。得一士焉。竭力表彰、揚名顯姓之職。一身任之。噫若謝公者。眞善貽子孫者矣。

王坡

王坡字舜耕，東陽人，居嘗好學，弘治辛酉舉於鄉，時章懋爲國子祭酒，復從受學，授江西浮梁令，邑在萬山中，多盜，坡嚴保甲，阨險要地方以安，景德鎭內監虐取民，兼土官抑買，里胥匿價，爲害特甚，坡覩閭窰戶編四季文冊，按季均輸，民乃不病，邑多虎傷人，甚衆，田爲不治，民有嫁女者，方將登輿，虎突入稠人中，啣其女去，民訴於官，坡乃齋宿牒於城隍神，虎忽夜入城，衆格殺之，餘悉就捕，民因爲搏虎歌，又值旱，坡素服芒履，自暴炎熇中，三日大雨如注，民因爲作甘秩滿，既遷職，以疾辭，民訴於當道，懇留，因勉至任，未

淺歸坡皆言爲學以誠敬爲涵養本原之實地以五經四書爲開明心術之根本以綱目性理爲應事接物之準繩其爲治則抑强暴扶良善敦彝倫崇禮讓一本於愷悌之自然而天道亦爲之默轉云

論曰世有正學然後有善治舜耕誠心愛民至理開感天人協應爲時良吏非所學豫哉

蔣瑜

蔣瑜字純卿東陽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鄱陽令其邑濱湖湖水泛溢則壞田畝收不稔瑜爲築堤延袤數百丈謂之蔣公堤歲饑小舟載米粟沿門賑之後

以御史巡按楚中有劇盜數百越獄斬關而出瑜授計一夕擒之又以歲歉奏免田租之半民祝頌焉瑜少貧為道士作祈晴疏有魚遊木表人渡高岡之句邑令見而奇之命之讀書且以俸錢資之不數年遂成進士官冢史政績顯著人皆服邑令之識鑒云

盧仲佃

盧仲佃號懷莘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任晉江令倭至仲佃建議城安海居民惡城拒守得無恙改調福安邑新破仲佃請兵五千倍道而進繕治城塹招撫流亡倭至三洋男女十餘萬阻水不得渡仲佃以漁

用濟之、已逼城、城中人創前禍、爭先逃避、仲佃令曰、吾與若同死守、婦女聽出城、男子出者、刑左右趾、民乃止、相持三日夜、倭引去、臺使者上其事、陞兵部郎、出守成都、值白蓮盜起、愚民羅重辟者百數、仲佃曲爲寬宥、轉惠潮副使、調湖湘、楚王甍、武崗王謀署府事、與王戚共盜內藏相訐奏、仲佃按王戚於法、奪武岡府事、當事不懌、調參江右、拔治南昌、寧州柯氏民相仇殺、寧守張其事以剿逆請、仲佃斥之、柯卒解散、守計罪仲佃、陞廣東右政使、會有以註誤謫者、心疑仲佃與前寧守比而搆之、遂左遷、備兵惠潮、時流民

據山寨爲訌、兵燹相尋、災癘大作、仲佃諭降諸賊、積勞目瘠、卒於官所、仲佃爲人、性冲淡。重然諾。好施予。家居儉約、終身不畜姬妾、所著有何莫軒集數卷、子洪春洪夏洪秋、皆有名於時、

論曰、懷莘公至福安衙署、摧破海寇、外逼從者、皆哭而公、意氣慨然、卒能活一邑之民。夫官求富則民多貧矣。官求生。則民多死矣。涖官行政。無以有已。而當危急。豈全家偷生之人。所能勝任哉。

王乾章

王乾章、號震所、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以中書舍人、

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宛平令、以彊直忤中貴、獲罪、御史顏鯨抗疏極論、坐奪官、乾章疏繼之、留中、疑叵測、會閣臣申救得免、以離政按山東、以廉稱、遷四川按察司僉事、訟獄平、重慶民有悅隣婦挑之者、婦礪錐揕其腹死、吏以未成奸抵罪、乾章曰、婦致死拒奸、而加之辟。是爲宣淫者幟也。立釋之、郡城圮、以贖鍰繕築、既就、而民不知、於其隙剏書院簡靑衿督課之、所甄拔皆相繼取科第、去政聲甚著、萬曆改元、轉江西布政司參議、分部九江、盜何鳳等恣寇抄、以計散其黨、而巨魁就縛、坐建邸失印去官、仍

起福建按察司僉事、直指使屬之慮囚、多所開釋、颶風作、福安環海民溺者數萬、出金掩骼、為文弔之、又發粟賑流殍、擢雲南布政司參議、告老歸、乾章積學工詩、所在登臨嘯咏、訂五經同異、所著有浪遊集、子嘉亮、以鄉薦官常德府太守、亦能詩、

王嘉忠

王嘉忠、字全吾、乾章侄、登萬曆鄉薦、官平遠知縣、奸民以白蓮教惑人、置之法、富家為仇誣人、立雪之、調繁澄海、其治如在平遠、蒞繩民以寬、而獨嚴於盜、凡[illegible]諸聯袂、結黨之奸、治之不貸、後三用之流、葉石梁

三、民利賴焉、其俗於上元中元日、男婦跨彩橋、禮佛、民因之營鏹錢、少年艷歌謔浪、無所不至、嘉忠立毀之、懲首事者、著爲令、修建學宮、請於所司、增補弟子員、歲爲常、以薦拔評事、所申救、凡若干人、出知興化府、至境、即取軍民利病、榜陳之、巨豪彭某、以貲橫鄉邑、侵奪人妻女、喜以奇禍中人、官府逮不至、至或以賄免、嘉忠廉得其實、立斃之、肆於通衢、觀者欣躍、歷蒼梧兵備、部吏以故事請、曰、無事而擾民、不如已、諸文網多疏濶。而於所轄貪墨吏、不少縱、念以此拂上官意、告歸、嘉忠性落拓、不事家人產、於雅俗玩好、無

所嗜、衣履不敝、不更爲、而好施與、重然諾、持空言以責劵者、必應之、終身儉約弗悔、

趙賢意

趙賢意、號如城、東陽人、萬曆乙未進士、官福建邵武司李、善剖决、案無宿獄、時妖黨晁天王結海寇爲患、臺下所司議、同官相顧莫發、用賢意策、使壯士入賊徒中、以計擒之、散其餘黨、一境肅然、政最、陞南曹東虞司郎中、盡去草場宿弊、著爲令、轉北部營繕郎、論鑛稅之害、不報、又論破積例節浮費及內使擾民諸事、又不報、出知嶶州、未上、陞安綿等處兵備、緣爲二

州要衝兵籍皆虛額賢意至一一稽實且不時簡閱而軍聲一振時巡視要害察士俗撫流移積勞成疾卒於官賢意爲人方正不阿而性善容納好獎掖後進所品藻皆不爽嘗典粵東試所拔皆俊士或餽以金且示當道意冀有所提拔峻却之趙氏世多簪纓而居官清正得鄉曲之譽惟賢意爲最孫衍登康熙癸丑進士爲文章有名於時

馮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授丹徒知縣縣當孔道疲於供億亮務裁節以裕民什汰其六七歲

祲以庫積贖鍰代輸白糧當道難之亮持之力竟得請擢兵科給事中轉都給事疏奏清軍理餉建城堡浚濠塹數事悉見施行又嘗刻宦官高隆成國公朱希忠怙寵肆横一時權貴斂迹尋陞河南叅政會歲大祲民相食亮捐俸賑饑爲首倡民賴全活以治行卓異擢四川按察司使風裁凜然貪墨懾服以疾乞歸至夔州卒年四十四夔守爲視殮解其囊止四十餘金其清介如此有疏稿一卷

鄭　道

鄭弘道字克修蘭谿人性至孝七歲侍親疾治湯藥

衣不解帶、登萬曆甲戌進士、授撫州推官、讞鞫明允、郡無冤民、有士人投謁門下、以石硯爲贄、發之則金也、郤而絕之、攝郡篆、羨餘數千金不取、令造紫陽橋、人稱曰鄭公橋、又攝休歙二縣、贖鍰數萬、悉以葺泮宮資貧士、餘以置義塚、調南雄、去之日、士民扳號數百里、南雄西隣豫章、兩粵商賈於庾關、榷稅額屢虧、弘道悉清其弊、不一月、正賦以足、二年卒、徽人祀之名宦、

郭時斗

郭時斗、字文起、蘭谿人、以恩選授清遠知縣、邑兼鹽

務靖江王諸役恣橫毋一引挾百餘引莫敢問時斗以王舟停西岸以東舟遞運至西如數而止中貴及私牙不得售其奸攝新會民賦多逋邑有防海兵糧時斗不論銀錢粟帛牲畜器物平價收之隨兵所欲平價給兵民皆便之爲權要所中左遷兩淮鹽使者募官解期迫而稅銀不至檄時斗督催時斗列貨商富商頑商立限之稅乃齊擢潯州府推官多所平反粵西多盜武弁冒功縛平民二十四人爲盜制府梟其二繫於獄者四餘十八人發潯州時斗白其枉而釋之五指山盜掠公廩連諸峒人寇時斗乃疑忠

勇投討倣臧之、女官桼氏、抗不奉命、特斗以討牛致之、後知高唐、値歲旱、躬至鄉計口而戶賑之、民賴以活、尋以病乞休、百姓遮留不得、與范公同尸祝焉、

程正誼

程正誼、字叔明、承康人、隆慶辛未進士、調武昌司理、癸未分臬雲南、時土司車里八百老撾等負固、正誼至、開誠布公、感諭悅服、乙酉廷議勦羅雄州、中丞以誼才、越境委誼佐理、扳羅雄、升廣西參政、晉河南憲長、時兩河大祲、饑民黃江等行掠、誼策賑兼撫、乃歸命、乙酉升山東右藩、轉四川左藩、時土官方有亂萌、

誼徧訪諸險阨之圖係以說未幾楊應龍反播州總督李化龍議撫正誼曰此長其驕耳乃出圖說請勦化龍喜曰不虞今日復見郭正誼及奏凱化龍疏正誼功升順天府尹赴京以蜀扇不工罰及僚屬誼引罪請寬僚屬遂歸與同志講學五峯書院壽八十餘所著有晟華堂集

黃卷

黃卷字惺吾永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以中書舍人選河南道御史遇事敢言巡鹽長蘆請建學滄洲以處鹽商弟子巡按山東訪求周公後而復其家癸巳國

本未定下三王並封詔遂吉諸臣皆以忤旨削籍卷
抗疏冀回天聽直聲振朝廷疏留中放歸光宗登極
詔起用卷已殁所著有四書五經發微子一賜官濟
南同知明季闔門殉難人稱父子濟美云

倪尚忠

倪尚忠字世卿浦江人萬曆戊戌進士授廣東順德
令誠心愛民不務督責邑多盜大辟以下恒薄懲或
以爲言曰使其能改何過督爲著宣化錄以勸率之
順德下邑科第素寡尚忠日進諸生督課之嗣是甲
第日多躋顯仕前後得二宗伯人比之文翁萬曆中

設採珠廠閹使恣横、民多破家、尚忠下令邑中有珠廠鈎役、杖而禁之、有以採珠事累及孝廉者、挑而置之獄、閹怒、禍且不測、尚忠無懼、力言制按兩院、得奏罷採、選吉州府同知、以母老致仕歸、尚忠博學工詩文、所著有居雲草、鳴籟草、宣化錄、學製編、年八十終於家、祀廣東名宦、子仁顧、以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女仁吉以節婦受旌、才藝精絕、